

小組題目：材源與重寫：近代翻譯視野中的權勢轉移

以「翻譯」作為切入點，討論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文化的西學東漸與新舊交融，不僅可以從跨語際的角度探求現代性新知識、新學術、新思想的構建過程，並且也能觀照某種概念、思想理論模型或新型文體在源出語境的覆雜面貌。近年來的翻譯研究，基本依托於兩種方法論。其一是對翻譯文本或事件的「材源」(resource)，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以史料考據的功夫抽絲剝繭地展現「翻譯」行動的慢動作。其二是重視晚清知識人對外來資源的「重寫」(rewrite)，底本與譯本之間的偏差不再是翻譯的失據，而是一種有意義的創造，是思想間碰撞的痕跡。材源與重寫，既是兩種理解翻譯何為的思路，又共同為近現代中國因翻譯所帶來的思想文化轉型提供了互文性的闡釋空間。這種互文不再是單向度的從知識權力高的一方向知識權力低的一方流動，或是文明的馴化，而是中、西以及日本三種文化語境的交互創新。本小組的三位發表人所關心的話題，皆是圍繞近代翻譯個案中的「材源」與「重寫」問題展開；既注重紮實細緻的史料求索，為此大量擴充底本源頭的知識網絡，也強調譯本、譯者、譯入語境的創造性，又都涉及到二十世紀初泰西東亞之間關於思想文化的現象。

「青春期」概念的譯介與近代中國的身體改造運動

周旻 ZHOU Min

浙江大學

中國古代的年齡觀念以禮儀的完成作為「成年」的標志，「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八而笄，始為成年」；遮蔽了身體的發育問題。直到 20 世紀初，新的生理衛生書籍逐步構建起以「青春期」為核心的身體圖景，「欲望」「成熟」「心理」「精神」「個性」等概念獲得科學的解釋，改造了傳統倫理道德。「青春期」相關的知識，首先作為一種「優生話語」，關於「少年」、「少男少女」的科學解釋，伴隨著「國民」「婚姻」「強種」「早婚」等社會問題而展開。考慮到中國傳統對性學和性知識的敏感，關於「青春發育」的論述和圖示，翻譯過多或過詳都易被誤讀作「淫書」。一些生理書譯本在涉及到男女第二性征的科學解釋時，會有意地刪減。例如，《婦女衛生學白話》是對山根正次 1901 年所寫的《婦人的生活》一書的「節譯」，譯者選取了原書對女孩保育、衣服、頭髮，以及生育須知的知識的論述，而將關於女孩發育、月經、生殖器變化等較為重要的內容全部刪除。譯者的翻譯策略，改變了原作從「解剖學」入手分析女性身體構造的論述特點，反而變成原作者較為不屑的一種「通俗衛生學講義」。換言之，談及男女必轉入文明「婚姻」的論述，很多時候是為了消解生理學知識中不能直接談論的「性」的方面。不過，這種諱疾忌醫一般的心理，也反過來證明關於少年少女身體的科學新知，對傳統中國的性別倫理將產生極大的衝擊與徹底的改造。